



陪母亲住院

□余璟

这已是我第三次陪母亲住进医院的心血管内科了。



第一次是2022年6月，母亲被查出慢性心衰、心房颤动、心律失常。那些医学名词像一记记闷锤，敲得人头发紧。住了半个月院，那时我头一回认识了这层楼的医生和护士，记住了他们口罩上方专注的眼睛，记住了查房时轻声细语的询问。

母亲年轻时是个能干之人。老家在重庆乡下，父亲是乡村医生，十里八乡的人都找他看病。他背着旧药箱，风里来雨里去，常常半夜被人叫走。母亲一人拉扯我们5个孩子，还要赡养高龄的爷爷，还要种地、养猪、操持家务。天不亮就起来，夜深了还在灯下纳鞋底、补衣裤。母亲性子急，雷厉风行，干活更是一把好手。村里人说她像个男人，什么苦都能吃，什么难事都扛得住。可就是这样一个要强的人，如今被病痛折磨得躺在床上，连翻身都费劲。

父亲10多年前就走了，也是因为病。他当了一辈子乡村医生，给无数人看过病，临了自己却没能治好自己。他走后，母亲一下子老了许多，仿佛屋梁被抽掉了一根。从那以后，母亲长期住在大姐和幺妹家。幺妹家住沙坪坝，楼高，极不方便；大姐家在一个乡场，开着一家超市。姐姐和姐夫特意在底楼超市的后面给母亲安了一张大木床，免了她每天楼上楼下的攀爬之苦，又便于照顾。底楼接地气，人来人往，母亲每天都能和熟人说上几句话，比起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楼上，不知好了多少。姐夫也是极孝顺的人，平日里端茶递水，嘘寒问暖，把母亲服侍得舒舒服服；三妹家在广东梅州，遇到母亲住院这等大事，他们是要回家尽孝的；我平时有空，或每月去医院给母亲开药，隔三差五去看她。我们一家人和美美的，母亲脸上也常有笑容。



第二次是2022年底，一度病危。她一周不能进食，人瘦得只剩下把骨头。接到大姐电话的那天下午，我正在开会，当即请了假，去医院想法争得一个床位。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心里七上八下，想着母亲这一回怕是凶多吉少。母亲被送进病房，还是那些医生，还是这层楼，紧急抢救，精心治疗，半个月后，她神奇地捡回了一条命。

那半个月，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日子。我工作平时忙，轻易不请假。可母亲出了大事，我这个做儿子的必须挺身而出。办住院手续、推母亲去

各科室排队检查、跟医生沟通、签字缴费，一样都少不了。好在几兄妹轮流守护，我主要负责夜班，一家人齐心协力，谁也不推脱。我们家一向团结，遇事从不计较，这一点是母亲从小教出来的。

医院每天都有人离去，走廊不时传来压抑的哭声，担架车推过，白布盖着，家属跟在后面，脚步踉跄。我们这间三人病房被硬塞进了四张病床，前前后后走了5个人。母亲被特地安排靠窗住，旁边住过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心衰，夜里咳得喘不上气，她女儿整夜整夜地守着，给母亲拍背、喂水。有一天早晨，老太太忽然精神好了，吃了一碗粥，还跟女儿说想出院回家看看，可当天下午人就走了。她女儿没哭，只愣愣地站在床边，过了好久才说了一句：“妈，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母亲躺在病床，隔着一道布帘，听着那边的动静。夜里她睡不着，拉着我的手说：“这回我怕是不行了。”我说没事，医生说您正在好转。她摇摇头：“我晓得，我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我握着她的手，那手瘦得像枯枝，青筋凸起，皮肤上满是老年斑。我忍不住想起小时候，这双手为我洗脸梳头、缝衣补裳、在灶台边忙碌，那么有力，那么暖和。我又想起父亲走后那些年，她一人撑着，从没跟我们叫过一声苦。我说：“妈，你还要看着你孙子大学毕业呢。”她没再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

好在最后，母亲安然回了家，真是苍天不负有情人。



已时隔四年了，这一次，还是同样的科室，却不是同样的病房了。母亲已81岁，白发又添了许多，行动愈发迟缓。医生说病情还是那些病情，只是随着年龄增加，有些病情更严重了。有医生建议，可以考虑做射频消融手术，但又说风险太大。兄妹几个意见也不统一。我夹在中间，心里七上八下。我是儿子，按老规矩该拿主意，可这个主意实在难拿。最后，医生也倾向于保守治疗。母亲的病情时好时坏，我们心里焦急，却什么也做不了。

母亲是急性子。在她看来，进了医院就该药到病除。住了几天不见大好，就着急。一急，心跳就快，血压就高，病情反而加重。有一回她冲查房的年轻医生说：“你们到底有没有办法？住了这么多天，怎么还是这样？”医生耐心解释，她听不进去，转脸朝着墙生

气。我站一旁，心里酸酸的——一辈子要强的人，如今被困在这张病床上。她的急躁，说到底是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愤怒。

一天傍晚，我给她擦身子。她瘦得肋骨一根根凸出来，手臂上的肌肉全没了，只剩一层薄薄的皮。我拿热毛巾轻轻擦着她的背，她忽然说：“我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可也不亏。你们5个都成家了，都好好的，我就放心了。”我说：“妈，你说这些干啥，我还要享好多年的福呢。”她笑了笑，没再说话。夕阳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白发上，像一层薄薄的霜。我忽然想起父亲走了后，母亲常常一人坐在屋檐下，望着远处的山发呆。她心里苦，却从不跟我们说。

后来主治医生找我谈话，很坦诚地说：“我们该用的药，该使的手段，基本都用过了。目前这样，已是最好的状态。现在重在调养。”我听了这话，心里沉了一下。既然是重在调养，嘈杂的医院反倒不如家里。于是，我们决定把母亲接回大姐家调养，兄弟姊妹几个轮流照顾。办出院那天，母亲问我：“我是不是治不好了？”我说不是，医生说需要慢慢调养，家里安静，好得快。去大姐家的路上，母亲靠着车窗，看街上的行人店铺，忽然说：“还是家里好！”就这一句，我的泪差点掉下来。

陪母亲住了三次院，我越来越明白——人老了，病痛不过是日常的一部分，医院能做的终究有限。剩下的，是耐心，是陪伴，是一日三餐，是夜里有人陪着说说话，是把从前她为我们做过的那些事，一件一件地还给她。我是儿子，该担的事得担，该陪的床得陪。好在家里兄弟姊妹多，大家心往一处想，谁也不觉得是负担。

母亲生养了我们5个，如今她老了，该轮到我們好好陪着她了。父亲若在天有灵，看到我们这样，想必也是放心的。

但愿好人一生平安。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饭点到了，我们开始点餐。我点了一个苦瓜肉片盖饭，苦瓜脆嫩，肉片香醇，清鲜下饭，吃得很开心。

吃完饭，我们起身告辞，女老板让我们继续在店里玩儿，小店里一直有客人，但还有少量余座。我们说想出去转转，她告诉我们：你们转了一圈了，还可以来这边坐着玩儿。

出店后，几个人在街边瞎溜达，看景看车看人，看以中文命名的各种店铺。遇见同团的几个伙伴，他们还在找地方吃饭。于是，向他们推荐了那家店。第二天，他们在我面前夸赞那家店环境可以、味道不错，老板娘很贴心、服务态度好、价格也便宜。

老板娘的儿子和媳妇，属于第五代华裔，他们只会简单的中文，不知道他们的后代，还有没有人会以那样的热情追中国古装剧，跟我们无障碍交流？有些担忧，更多的是期待。

告别波德申，马六甲海峡的浪涛还在耳畔激荡，长长的金色海岸线在视频里延伸，善良热情的华裔老板和她追中国古装剧的场景，也在回忆中不时闪现。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她在马来西亚追剧

□张春燕

那日，在马来西亚港口城市波德申郊外，几位重庆人想寻一处可以吃上麻辣鲜香味儿的好地方。公路边，一个指示牌粘住了我们的目光，牌子上是三个醒目的中文字——知味轩。单这个名字，就博得了一行人的好感，于是朝着牌子所指的方向走去。

那是一家店面不大、干净明亮、中文元素满满的饭馆。我们一进去就问：“谁可以说中文？”

“我可以喔！”比这声音晚几秒走到面前的，是50多岁、白净微胖的老板娘。她微笑着把我们迎进收银台旁边的小饭厅，拿出中文菜单，让我们挑选。

其时是下午4点，离吃饭时间还早。于是我们每人点了一个椰子，跟她说：“我们先喝着聊着，到了饭点再点正餐。”她微笑着回应：“没问题，坐多久都行。”几分钟后，我们选好的椰子送进来了。她这店里开椰子的方式，不像我们习见的在上面钻个孔后插入吸管，而是开出一个正方形的口子，里面雪白嫩滑的椰肉就露了出来，可以用勺子掏出来吃。

吃着椰肉，喝着椰汁，刷着手机，我们在那干净又安静的小店里玩得很惬意。

不远处，隐约传来中文电视剧的声音，声音来自老板娘横放在桌子上的手机。这声音勾起了我作为一个对世情人心敏感的

写作者的好奇心与探究欲。

于是，走到老板娘旁边，跟她聊了起来。老板娘属于第四代华裔，她正在追的是电视连续剧《藏海传》。这些年里，她紧追中国大陆出品的古装剧，《还珠格格》《甄嬛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庆余年》都看了。

她饶有兴致地告诉我，自己最喜欢的中国大陆古装剧是《那年花开月正圆》。喜欢那个漂亮善良、果敢仗义，很有经商天赋、不走寻常路的女老板周莹，喜欢看她的传奇故事、精彩人生。虽然自己做点小生意，没有她那么能干，但这剧在给她快乐享受的同时，也多多少少给了她一些触动和启发。在新加坡打工16年、母亲生病后才决定回来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的她，在开这家店时，专门请了几位中文水平较高的亲朋帮忙斟酌名字，最终选定了大家一致认为好听、好记、有吸引力的店名。店里请的厨师只擅长做马来西亚当地人爱吃、常吃的菜品，她专门联系了吉隆坡的一家中餐馆，送厨师去学习常用中餐的制作方法，同时将自己学到的中国饮食文化讲给厨师听。现在，厨师可以兼顾大多数人的口味，小店在服务当地人的同时，吸引到更多来此旅游的华人。



五月初，一切新鲜青翠

□周鹤虹

此刻，尽是晴光
风轻，叶响，鸟的脆啼
从枝头滑落
雨后的云，薄如蝉翼
拖着一身湿意远去

黄葛树抖落旧年尘梦
落下满地金黄的心事
新叶争着发光
每一片都含着小小的太阳
空气清甜，像刚洗过的绿色裙子

我们喜爱的春天悄然离去
叶子轻轻摇曳，毫不掩饰
那点藏不住的欢喜
时间在光里打旋
我们不急着成为答案
只是认真地发着芽

其实，每一次新生
都要从抖落旧的灰尘开始
春天从来不会真的离去
她只是住在年轻的眼里
长出新的叶子

多年后你会明白——
那个五月初的上午
阳光如何恰好地斜过窗台
不是为了照耀什么伟大的开始
只是轻轻告诉你：
我们都在慢慢长成自己

我们要像树那样，像黄葛树一样
不追赶季节
不听从俗套的轮换
只在属于你的风里
一片一片，认真地青翠，
认真地，凋零又新生

(作者单位：重庆一中)

忆慈母

□陈中明

她总在凌晨缝补月光
一针，挑亮灶台的余烬
一线，穿过我半醒的梦

她的背影，是雨季里
一把从不收拢的伞
撑过我的童年，却任自己
淋成对岸的黄昏

白发是岁月偷纺的棉线
一头系着光阴，一头
系着我愈走愈远的归程

每当我捧起一碗温热的粥
那升腾的热气里，总有
她未说完的叮咛——

而那双手，已悄悄沉入泥土
成为春天最沉默的根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五月

□陈国华

五月，和风漫过我的眼眉
去亲吻街巷执帚的人
把沉默的城市擦亮

它与山野、炊烟温柔握手
与暖阳、繁花低声呢喃
稻田里的虫鸣和农人的口哨交响
纵使不及塔吊之上高远的梦想

平凡的双手
托起人间星辰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